



第6届 华语青年作家奖 颁奖典礼 2021 THE YOUNGWRITER AWARD



渡澜

奖项史上最小获奖者 21岁“文学少女”渡澜： 令人惊艳的文字张力背后的“魔幻感”

喷薄而出的瑰丽想象、庞杂盛大的浪漫意象。渡澜常以奇幻甚至近乎童话的笔触伸向现实，而你却很难想象在这样的“魔幻现实主义”背后，是一个娇小可人的少女。笔尖的世界和她本人形成的强烈反差，也同样为她的作品赋予了别样的“魔幻”感。

更何况，她是华语青年作家奖六年以来，颁出奖项的最年轻的青年作家。1999年出生的渡澜如今年仅21岁，还是一名大四在读学生。

10月17日上午，第六届华语青年作家奖颁奖典礼上，青年作家渡澜以其作品《三丹姐姐的羽毛》获得短篇小说奖双子星奖。颁奖词写道：渡澜的作品具有丰富的情感、瑰丽的想象和令人惊叹的文字张力，她的叙述打破了惯常的逻辑必然性，以一种非线性的诗歌语言讲述她那些奇幻而异质的故事，从而为作品打上自己独特的个人精神烙印。

渡澜是蒙古族，汉语并不是她的第一语言，但她在短时间内爆发出的文学天赋几乎是石破天惊的冲击力惊艳了整个中国文学界，不少作家、文艺评论家都愿意以“天才少女”称呼她，并对她抱有极大的期待。渡澜告诉记者，她的父母都是普通公务员，但他们都热爱阅读，家里书籍非常多，而且种类多样。渡澜就在这样的耳濡目染下度过了青少年时期。进入大学后，她开始尝试严肃文学的写作，布鲁诺·舒尔茨对她的影响很深。这位波兰籍犹太作家的经典作品《鳄鱼街》给渡澜的印象非常深刻，也是她最喜欢的作品之一。

获奖作品《三丹姐姐的羽毛》正是渡澜在偶然的阅读中获得的灵感。渡澜曾在某本书中看到部落酋长头上戴的羽毛储存方式，她觉得神奇而浪漫，酋长的羽毛变成了三丹姐姐的羽毛，文学的大树在心中暗暗生长开来。

写作会是渡澜不变的坚持和热爱，但她也不希冀自己成为一名专职作家。“如果可以的话，我以后想当大学老师，也许时间会自由一些，而且能接触很多年轻的思想，也能帮助到我的写作吧。”渡澜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徐语杨

非虚构作品奖主奖得主陈涛谈“山中岁月”： 让我明白了“活着”与“生活”的区别

“在我住处窗外有两棵几十年树龄的高大核桃树，夏日枝繁叶茂，遮天蔽日。”每当陈涛回忆起他的甘南挂职生涯时，最先浮现在脑海的就是这些茂盛的核桃树。他将这段回忆写进书中，《山中岁月》由此而产生。

10月17日上午，第六届华语青年作家奖颁奖典礼在安仁古镇举行。作家陈涛以其作品《山中岁月》获得第六届华语青年作家奖非虚构作品奖主奖。

颁奖词中写道：陈涛凭借自己敏锐的观察力，以个体的视角与思维，展现了不同群体的生活景象，并从不同角度与面向，穿透生活的表象，记录时代的变迁历程。《山中岁月》是陈涛在甘肃省临潭县池沟村挂职驻村第一书记时的所见、所思、所感，在书中，作家用朴实的文字向读者呈现了中国大地上的脱贫壮举，作为观察者、体验者、思考者和叙述者，陈涛捕捉并书写了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许多稍纵即逝的细节与细腻的情感流动，同时，陈涛也在个人叙事中构建出一幅自己对乡村生活的想象图景。在他的笔下，既描绘了脱贫攻坚的时代价值与传统乡村伦理间的交叠错置，也书写了作者自我对未来生活的希冀与憧憬。

陈涛在领奖时回忆到，从写下的第一个字开始，他就知道这不仅仅是关于环境或者工作的记录，而是试图穿透生活的表象，在展示不同群体的形象中努力思考复杂的人性，揭示永



陈涛

对话陈涛

记者：《山中岁月》是你在甘肃的村庄任职时所写，现在回忆那段时光的话，还有哪些印象呢？那是一段怎样的日子？

陈涛：这是我人生中特别重要的一段印记，那所有的一切不仅体现在我的作品中，更铭刻在我内心深处。这段岁月丰富并改变了我。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是对我人生观与文学观的颠覆，这段岁月会让自己明白“活着”与“生活”的区别，懂得对生活的敬畏、对文字的敬畏。

记者：有人也许会觉得以文学的触角去描写国家政策、主旋律题材，会显得“不那么文学”，你怎么认为呢？

陈涛：文学是宏阔的，面向一切人类的经验与生活。不管哪一类的题材，都可以化为文学的养分。作为写作者，最关键的还是借助不同的题材，写出人性、困境、温暖等等永恒的东西。所以，我不认为我写的就是脱贫攻坚式的文学，我写的是独属自身的观察与思考。

记者：能否谈一谈你认为的“非虚构文学”？

陈涛：非虚构文学是对当下文学创作的极大丰富与补充，它极大拓展了文学的概念。在我看来，非虚构文学就是以真实现实为创作背景，创作者通过各种写作技巧所进行的文学性的自我表达。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徐语杨

恒的困境。在脱贫攻坚的过程中，他看到了农民的良善、朴实和上进，也尝试去理解他们身上的不足与缺点；看到乡镇干部的辛苦与无奈，并为之心疼，也批评他们的固执和偏见。

在任职期间以及之后，陈涛一共写了16篇文章。这里面有地方人文风景，也有对扶贫工作的记录和思考，或是对家人朋友的挂念，对乡村教育的思索等。“在山村生活的日子里，远离家人和朋友，无数次屋外狂风席卷着核桃树的枝条，抽打门窗，或是大颗的雨滴在玻璃上叭叭作响，而我孤身一人伏案写作。是写作给了我安静下来的力量，在阅读与写作中，我学会了享受孤独、充盈内心，而这些也都流露于《山中岁月》的字里行间。”陈涛回忆到。

短篇小说主奖获得者阿乙： 半虚构小说写作让我感受到更强的动力

“就是在这时，我听见从身后不远处，办公楼的楼梯上，走下一个人。我停止饮水，扭头望去，一名年轻女性正弯腰解保暖鞋的鞋带，准备换上雨靴。几乎在我的头扭过去的同时，它就自己扭了回来，仿佛颈项里装有弹簧合页，让头可以像弹簧门那样在开启的同时就启动关闭的程序。”

10月17日上午，第六届华语青年作家奖颁奖典礼现场，近几年风头强劲的作家阿乙获得了短篇小说主奖，阿乙在现场朗诵了他的作品《遇见未婚妻》。

阿乙在颁奖典礼上表示，能够获得这个奖项，是评委们对于他的半虚构小说的鼓励：“新世纪给小说写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促使小说写作出现了新的变化。我个人比较认同：载体，或者说体裁、形式，本来就是内容之一，就是目的之一，而不仅仅是工具或者手段。近20年，是中国文学文体形式创新成效明显的20年。记得在十几年前，敬泽老师意识到非虚构写作的重要性并加以倡导时，中国的非虚构写作还仅处于摸索阶段，还只处于文坛一隅，今天可以说接近了文学创作的半壁江山。如今可以说，没有什么文体是特别确定的。因为这种改变和进化是面向未来、面向时间的，因此它是可



阿乙

喜的。我的小说不能说纯粹就是虚构作品，它汲取了非虚构写作的优势，我自己将其称作半虚构小说。我通过这种方式写作感受到了更强的动力。我相信，正是因为看到这一点，提名评委和终审评委给予我奖励。最后感谢《青年作家》和封面新闻，感谢四川。”

在参观完安仁小镇后，阿乙表示：“安仁的古代和现代结合得很好，有时光的错位感，就好像穿越了几个时代。而且小镇上非常干净，也有很丰富的美食，非常好。”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闫雯雯

中篇小说主奖得主葛亮： 因文学相遇，笔下生光

10月17日上午10点，第六届华语青年作家奖在安仁古镇颁出九大奖项，其中葛亮以作品《飞发》获中篇小说主奖。

组委会给葛亮《飞发》的颁奖词中这样写道：“葛亮是位眼光敏锐的作家，他有宏大的叙事企图，写作内容和对象常需众多历史线索、风貌和素材来支撑，因此他的小说总是显得耐心、考究。《飞发》是一篇强烈彰显了作者写作风格和写作方向的中篇小说。小说围绕理发行业及其传统展开，文笔细腻，叙写考究，看似日常生活化的内容里，包含着经得起考证的历史风貌，作者笔下悉心写出的老香港城市图景和理发行业的大小物事，让读者仿佛看到了老港剧里悉心搭建起的琳琅满目的影棚……”

葛亮，原籍南京，现居中国香港。文学博士，在高校任职。受疫情影响，葛亮无法来到成都领奖。他录制了一段视频，并发表获奖感言：“获得华语青年作家奖，对我有着特别的意义。这篇小说写的是一群人对自己行业的坚守，也在处理传统与现实、历史与代际的一些问题。我想任何一个文化形态的成长，都伴随着文化基因的内部枯荣。这也是每个创作者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在视频最后，葛亮说，“请允许我再次表达我诚挚的感谢和祝福：希望各位因为文学而走到一起的朋友们，彼此扶持相守，笔下生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李心月